

張五十元放進籃子，轉身離開。他連忙道謝。
賣藝討飯呢？此時，一位聽眾不動聲色的把一
的。一個人四肢健全^的大可找個正當職業，何必
不。他淪落至如斯窘境，也能說是他咎由自取。
要不給他些零錢，好讓他早點回家？還是
向途人討錢，而途人也當然杳如黃鶴。
人一個接一個的離開，他置諸不理，沒有伸手
放進那受盡歲月洗擦的籃子裏，眼見圍觀的途
凝視着他，可是卻沒有一個從口袋裏拿出零錢
他足自顧自的拉他的二胡，不時也有途人佇立

黑的天空添上一件雍容華貴的皮草。而他呢？
滿的商店，星羅密佈的商廈，火樹銀花，為漆
旺角這個潮流中心搖搖不入。他身後的是琳琅
那一個賣藝者的格仔恤衫和他彈奏調子和
聊賴在行人天橋上迴蕩的戕駐不前。
一陣二胡的奏樂聲縈繞着整個天橋，令本百無
攢入人頭湧湧的扶手電梯下了行人天橋。忽然
呀！L媽媽絮絮叨叨的跟兒子說道，然後倆人
天文台說今夜寒風襲港，回家記得添衣
一個我敬佩的香港人——一個賣藝者

他放下二胡，一手把籃子裏討回來的零錢抓緊，猛地站起來，拐了個彎，此時我才發現原來那兒有一位乞丐在討錢。他是要炫耀，還是要蹣跚那乞丐？賣藝者下來把錢放進那鶉衣白結的乞丐口袋中，倆人面面相覷，乞丐尷尬得噤若寒蟬。賣藝者以一個溫暖的微笑打破僵局，說道：「不要愁縮在這裏，做點有意義的事，一個人沒有理想就和一條鹹魚沒兩樣，我的理想就是讓大家聽我拉的調子，他們為我放慢了步伐就最大鼓勵，我可以，你也可以。」

還有天氣冷，多買點熱的吃，再見！
我望着他的背影，愣住了，沉默了，赫然醒過來，心中仍泛起一股激動，嘴角不自覺上揚，微笑着。